

鼓樓文史

第五輯

鼓樓文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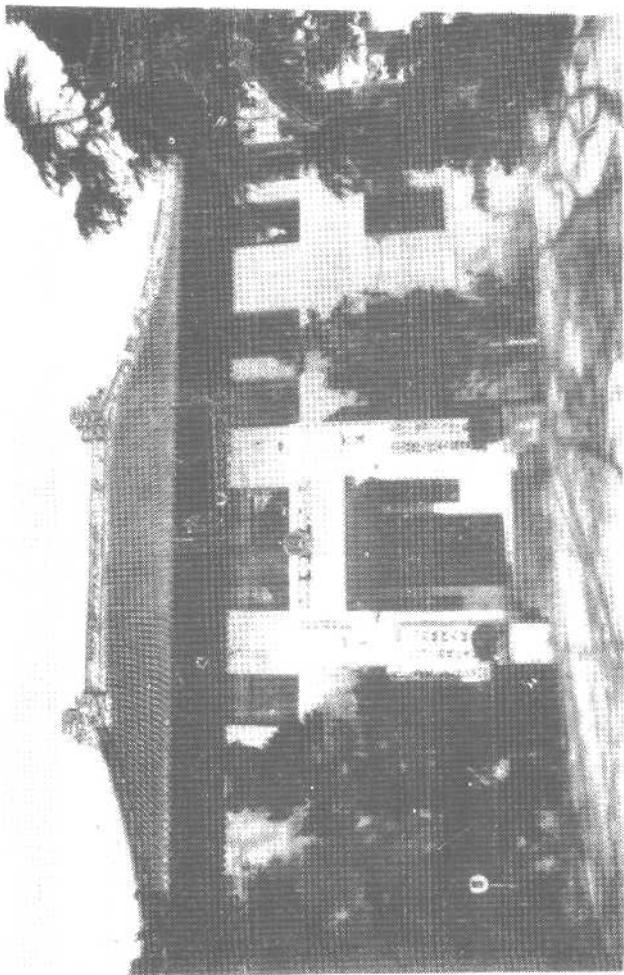
第五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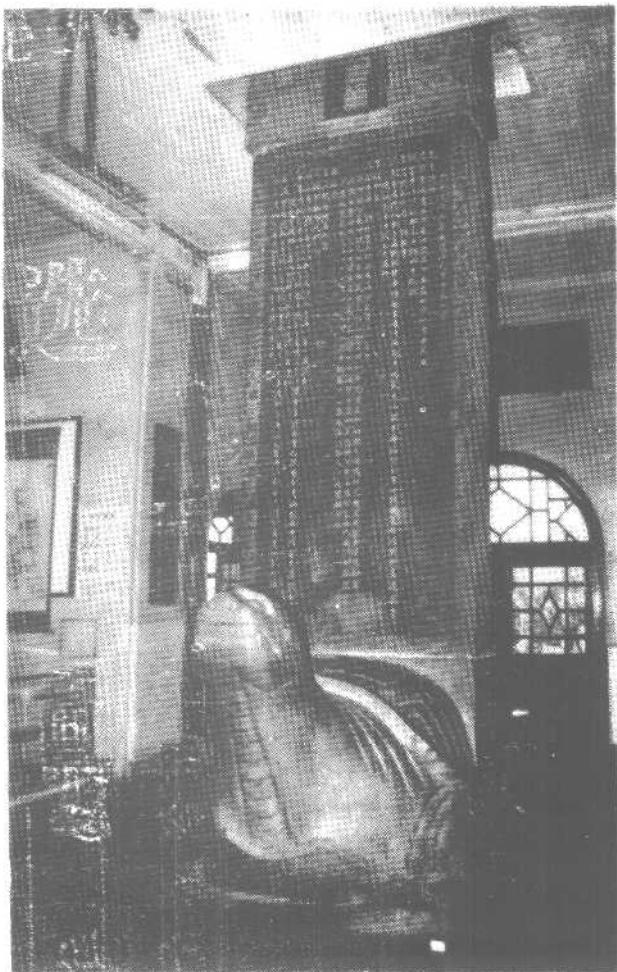
(内部刊物)

南京市鼓樓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

1993.12.

14 五 3月124号 大院





鼓楼“戒碑”



梅花香自苦寒来 场建侯遗作

目 录

“一旦择定，义无反顾”

- 追记著名社会活动家吴贻芳 郑璞君 (1)
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始末 徐恭让 (5)
邵力子首创计划生育 徐恭让 (8)
记著名画家、教育家杨建侯教授 孙元亮 (11)
记杨建侯教授 苏茂邦 (18)
黄花香远迎君来——缅怀黄君璧大师 苏茂邦 (20)
怀念王晖明先生 黎 明 (23)
辛亥战士学坛先驱
- 回忆父亲谭熙鸿 谭伯鲁 谭幼竑 (31)
缅怀斯立将军 曹 艺 (51)
雏凤从这里起飞
- 记尼曼国际小提琴赛冠军获得者郭晴
..... 易 人 林淑华 (80)
- 魏源名著《海国图志》及南京故居“小倦阿”
- 纪念魏源诞辰200周年 谭伯鲁 (84)
豁蒙楼与杨锐 梅可华 (91)
著名学者李详与南京 孙 淘 (93)
金陵大学师生建造旗杆记 包仁娟 (100)
记和记洋行血案 袁李来 (105)

三江师范学堂	杨振亚	(109)
南大历史上的中国之最	王运来	(113)
金陵女子大学的新生周活动	沙兰芳	(121)
中英庚款董事会与山西路124号大院	冯光敏	(127)
陆军大学在南京	戚厚杰	(133)
忆原丁家桥陆军交通辎重兵学校筹备处	曹 艺	(146)
康熙第一次南巡与南京鼓楼	季士家	(151)
漫谈南京古城墙	宁重远	(163)
中山陵园访碑记	宁重远	(169)
有志者事竟成		
——区政协委员朱学波和他写的《吴贻芳》		
	陈文锦	(172)
编后记		(178)

“一旦择定，义无反顾”

——追记著名社会活动家吴贻芳

郑璞君

1949年春，南京城风雨飘摇。在金陵女子大学校园夜深人静的一隅，吴贻芳校长室内的灯还亮着，她又一次面临人生转折关头的重大抉择，是走还是留？

国民党当局多次敦促去台湾，最后一班飞往台湾的机票已经送来，她深知自己在国民党眼里作为“政治筹码”的份量：她任金女大校长廿多年，是中国知识界名人；抗战时期她曾任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之一；1945年她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和国、共两党代表一起参加了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国民党政府曾两度请她出任教育部长……。如果她吴贻芳去台湾，这对蒋家“小朝廷”的门面，无疑会有装饰作用。校园正笼罩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那长廊，那飞檐，那秋桂春梅，那花草树木，都清晰地从心中浮现。廿几年风雨相伴，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无不浸透她的心血。她没有亲人，也没有成家，金陵女大就是她的全部寄托。

万千思绪，带她回到战火硝烟的1937年，国民党政府仓皇撤离南京，撇下了全城百姓。凄厉长鸣的空袭警报，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断垣残壁，血肉横飞，她和金女大的一群弱女子，正处于异族铁蹄残踏的危险之中。谁来关心她们的

命运呢？当她搭乘英商怡和公司的轮船离开下关码头时，她流着泪，国破家亡，何日是归程？

一个不眠之夜过去了。晨曦透过窗帷，早起的学生已三三两两漫步在草坪上、花丛中，是谁在窗前轻轻哼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它唱出了年青人的心声，也把老校长带回到三十年前的春天。1919年，当北京学生点燃了“五四”爱国的火炬，她，作为金女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带领同学上街游行，当时呼喊的口号似还余音在耳。学生们争取的是什么？追求的是什么？她数十年全身心地奉献于教育事业又究竟为什么？

往事如潮，她又记起了抗日战争和三年内战初期和周恩来先生、邓颖超女士的接触了解。周先生的大智大勇，他的铁般的钢毅，火样的热情，以及邓女士的亲切、温和，从他们身上，她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形象，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她又记起了董必武，那是位多么慈祥的长者。在旧金山的和会上，她和这位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共产党人相识，也是从那时开始，她不断的思索着一个问题：究竟谁才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真正继承人？还有姨父陈叔通的来信劝说，这位曾是吴贻芳少女时代痛失双亲后唯一关心照顾她的长辈，是位和共产党早有接触的商界名流，她深知姨父的为人，更深深领会到老人对自己政治上的关心。吴贻芳终于做出了抉择：这里有我的学校，有我孜孜以求的事业，有我新的追求和希望，有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我要留下，和学校一起留下，和人民一起留下。

红色的五月，处处是斑斓的鲜花，处处是招展的红旗。这年九月，她以特邀代表的身份，赴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首次会议。在怀仁堂，她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一起，共商国大计，畅谈新中国美好的前景，她沉浸在幸福中。一个女性和伟人们一起，书写着千年古国历史长河中最光辉的篇章。

十月一日，她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望着冉冉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聆听毛主席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她激动得热泪盈眶。她记起了从清王朝、军阀混战到国民党统治半个多世纪以来，自己和灾难深重的祖国一起进行的艰苦的跋涉，也想起了南京解放前夕她所经历的内心搏斗，她多么想借着毛主席雷鸣般的声音，把自己的心声送过台湾海峡，送往大洋彼岸：“我和祖国同在！”

在以后的卅六年中，她始终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1952年，在纪念“七·一”座谈会上，她说“去年七一我还说庆祝贵党的生日，但今天我要说庆祝我们党的生日。”寥寥数语，道出了一位爱国民主人士对共产党无限真挚的感情。虽然她当时已年逾六十，仍以饱满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她历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副省长、全国妇联副主席、民进中央副主席，又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等职。除参加全国、省里的重要会议，接待任务也重，加上外事出访，日程表总是排得满满的。

十年动乱结束之后，吴老欣喜万分，她不顾耄耋之年、体弱多病，决心把损失补回来，她多次表示“来日苦短，为祖国振兴是自己的夙愿，我愿以有生之年，为党为人民再作奉献”。无论是盛夏酷暑，还是天寒地冻，她都不辞辛劳，四处奔波：工读学校留下她的足迹；夏令营的大学生曾聆听

过她的教诲；南师大附中校庆会上有她的勉励和嘱咐；鼓楼幼儿园建园六十年纪念会上，传出她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人们难以想像，一位八、九十岁高龄的老人，精力竟如此旺盛。其实，那几乎已是老人生命最后所发出的一丝火花。她是为她的信念，为她的抉择作着不倦的努力，正如她自己所说：“我是一旦择定，义无反顾，更何况党和人民给予我的又是那么多，而自己所做的又太少了。”

吴老离开我们已八年了，她的高风亮节，她和我们党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的崇高品格是永存的。党不会忘记她，人民不会忘记她。在中华大地上，曾有过这样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吴贻芳。

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始末

徐恭让

李济深先生，字任潮。解放前历任：黄埔军校副校长、北伐军总参谋长、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兼广东省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管辖四个战区八个省）等要职。1947年11月12日，以李济深为领导，在香港召集国民党民主派代表大会，1948年元旦，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主席。解放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

1927年9月16日，经当时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所改组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之后，蒋介石一直视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陈铭枢等人掌握的粤、桂军队为非嫡系。1929年1月底，蒋介石利用在南京召开军队编遣会议之机，打算削弱非嫡系部队。为此，李济深认为这次会议的编遣方案是极不公正的，并表示不愿去南京出席这一会议。蒋介石便派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四名国民党元老劝李进京，四人还向李表示，将保证他的安全。李济深从民生着想，为了避免引起内战便来到了南京。

3月21日，李济深应蒋介石邀请去蒋的官邸，见到处戒备森严，顿觉气氛紧张。蒋的卫士先叫李的随从副官龙飞群坐在外厅等候，然后把李引入内厅。接着，卫士们气势汹汹地

收缴了龙副官的手枪及李的公文包。当晚，李济深即被送到南京汤山幽禁了起来，罪名是“对抗中央”。

李济深被扣留的消息传到广东后，局势顿时紧张起来。师长徐景唐表示要率军至南京营救李济深。此时，蒋介石一面极力拉拢和收罗粤、桂有关将领，以期缓和局势；另一方面，他又于同年3月27日授意国民党三中全会作出决议，开除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三人的党籍，并决定对李宗仁部进行讨伐。此后，蒋和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冯玉祥、阎锡山的内战不断发生。其后，在中原反蒋的冯玉祥，因其主将韩复榘、石友三叛冯投蒋而告失败，白崇禧、黄绍竑也因反蒋失利而流亡越南。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认为李济深在军事上已失去凭借，无实力与他作对，便于1929年7月30日准许李恢复“自由”，让他搬回他的私宅——南京鼓楼头条巷5号（今北京西路三号之一）居住，但仍派人监视，不准他离开南京，等于软禁。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各界纷纷电致宁、粤，要求双方平息争斗，团结对外。于是李济深被恢复自由，国民党中央临时常委会还决定恢复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的党籍。

李济深针对曾被幽禁一事，特意请人刻了一方图章，印文为：“修身为本，寡过未能”。以后他为人题字，在署名下常盖此章。外界有人认为，他不盖“李济深”三字印章，而专门用这个印章，是有其深意的。

我曾任李济深先生的秘书。关于李济深在南京鼓楼区的私宅，1951年，李济深先生来信嘱我将他这座房屋出售，我即托南京市房地产局的梁元汉同志代为售出，得款约4万

元。李先生派其内弟周泽甫来宁取款。后来，我有事去北京，李先生对我说：“售房款子，全部捐献给抗美援朝用了”。

邵力子首倡计划生育

徐恭让

邵力子先生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早在1906年偕于右任去日本，经早期同盟会会员康心孚引见孙中山先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邵力子于1920年参加了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久，研究会转变为共产主义小组，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是一位跨党的双重党员。1926年8月，他与谭平山奉派去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途经上海时，中国共产党中央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周恩来等开会欢送。瞿秋白发言时说，邵力子多年来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这次到莫斯科去，还是作为国民党员的身份代表好，所以参加欢送会的同志，既欢送他去苏联，又欢送他入党，邵力子接受了组织上的决定，从工作需要出发，退出了中国共产党，于是他和谭平山就分别代表国民党和共产党参加了共产国际会议。

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新党章，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当时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等都是共产党员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委员的著名的跨党委员。

解放后，邵力子一方面支持夫人傅学文于1950年接受中

华妇女节制会会长刘王立明之邀，担任了该会北京分会会长，开始提倡计划生育；另一方面他认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人口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不但使人口总数与消费资料数量相适应，也要使人口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为此，必须减少和避免人口增长的盲目性，实行计划生育。1953年冬，邵力子最先在政务院会议上提出避孕节育问题，1954年9月17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发言中，把解放前“节制生育”的主张，发展为“计划生育”的科学概念。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什么都要有计划，生育更要有计划。计划生育，有利于我国计划经济的发展，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富强。为了进一步阐明这观点，同年12月9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批判了新马尔萨斯的谬论，指出避孕措施是近代科学产物之一，并从为了母亲的身心健康和青年男女的幸福生活等方面，深入地阐明了避孕节育的必要。这在旧的传统观念比较严重，“人多好办事”等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年代里，确实是富有真知灼见的主张。邵老在1955年以后历次人大和政协的会议上，都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地提出实行计划生育的主张，不遗余力地为“新人口论”夯土奠基，为中华民族子孙后代“优生”巨厦加砖添瓦。1955年7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他正式提出了“请加强避孕常识的宣传和放宽节育技术的限制”的提案。翌年二月，在全国政协会议的小组讨论中，又以大量的事实，反映了知识分子多子女带来的困难和痛苦，提出了放宽节育技术限制的意见。同时，他对避育问题提出了许多理由，作为正式书面提案交给大会。周总理肯定了他的意见，并对计划生育问题作了具体指示，1957

年7月邵老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再次作了“避孕节育”的发言，并且尖锐地指出：“实行计划生育是越快越好”，稍后，经济学家马寅初在《人民日报》发表《新人口论》的文章，邵老阅后备加赞赏。他说：“我基本上同意他的意见，普遍宣传避孕是推行计划生育最好、最有效的办法”。后来康生斥《新人口论》为“马尔萨斯主义”，余波所及，邵老的节育计划也遭到了冲击，但他不计个人得失，坚持宣传避孕节育主张。1958年2月，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他再次引用列宁的话指出：“工人阶级和新马尔萨斯主义绝不相容，绝不妨碍我们要求传播有关避孕的医学理论等等措施”。邵老用自己的言行表示了对康生的轻蔑，同年7月9日晚六时，当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接见邵力子、陈叔通、黄炎培、章士钊、李济深、张治中六人共商国是时，邵力子详细陈述了计划生育的意见。毛泽东当即表示：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可至达到八亿时，再讲人口过多，但对计划生育仍应实施。后来国务院下发51号文件，要求全国深入开展宣传教育，使晚婚和计划生育变成城乡广大群众比较自觉的行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计划生育已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把它定为基本国策，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十五年来，由于人民政府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宣传与措施，人民群众在认识上有了普遍的提高。这项工作，由于党和政府的得力措施，已取得很大成效。回忆当年邵力子先生的首倡，可谓功在人间。